

御批

通

鑑

輯

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三

宋

理宗皇帝

嘉祐十一年

蒙古憲宗元年

夏六月蒙古主莽齊扣立

是為憲宗

初定宗殂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穆格

舊作未哥

大將烏特哩哈達

蘇布特之子舊作兀良合台今並改

等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錫哩瑪勒為嗣

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錫哩瑪勒故在而議他屬將寘之何地邪烏特哩哈達等不聽共推莽齊扣即位

于奎騰敖拉

舊作闊帖兀阿蘭今改

之地追尊考圖類為帝廟號睿宗錫哩瑪勒及諸弟心不平莽齊扣因察諸王有異同

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於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

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呼必賚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

在宣化府赤城縣獨石口北方與紀要金世宗納涼之地產黃花狀若芙蓉而小川故以名

詔凡

軍民在漠南者聽呼必賚總之遂開府於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呼必賚遣趙璧

字實仁雲中懷仁人

召之樞

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

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呼必賚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於呼必賚曰

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問之者矣不若維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

則勢順理安呼必賚從之

元世祖事始此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侵淮蜀

冬十一月鄭清之卒

清之以老病固求解政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請越六日而卒

清之不好立異自與史彌遠議

清之黃線植相狼狽為奸實已終身之玷雖端平初正人或由

引用特籍以釋
眾憾而謝議評
非真無賢為國
也史稱其不好
立異若有怨詞
而不知其失足
在前不復能與
彌達相抗則始
終一徹阿洪混
之流豈特脫節
類唐與兵庶禍
貽諸當世已哉

以謝方叔

字德方
咸州人

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時二揆虛席嵩之貨遊士上書薦已喧傳麻制

已下眾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蒙古呼必賚置經略使於汴分兵屯田自庫騰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隆而壽泗之

民盡為官軍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呼必賚從姚樞

之請置經略司於汴以莽噶舊作忙
今改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為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

耕田西起襄鄧東運清口注見桃源本桃園鎮元置縣後為列障守之

蒙古號西域僧納摩為國師舊作那
今改納摩西域人與兄鄂托齊舊作幹脫
亦今改俱學浮屠定宗嘗命

鄂托齊佩金符奉使省民瘼至是蒙古主復尊禮納摩令總天下釋教鄂托齊亦貴用事

壬十二年春二月乙卯朔日食

蒙古主莽賚扣徙諸王於邊殺定宗后烏拉海額錫竄錫哩瑪勒於摩多齊地名方輿紀要在和林
西北舊作沒脫赤今改蒙古

主莽賚扣以諸王嘗欲立錫哩瑪勒乃徙太宗后克勤齊庫塔納舊作乞里吉
忽帖尼今改于奎騰傲拉之西分遷諸

王於各邊以太宗后妃家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錫哩瑪勒母以康懷並賜死禁錮錫哩瑪勒於摩多齊

之地

夏六月閩浙大水嚴衢婺信台處建劍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卹

之徐清叟言漢時關中大水翼奉以為后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宮宮戚喉以回天意

蒙古分漢地封宗屬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呼必賚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

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呼必賚遂請於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孟懷地狹民夥可取自益

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呼必賚遂分遣使戍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宜府於京

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

秋八月蒙古使呼必齊將兵擊大理。

冬十月蒙古兵入嘉定府。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守將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議者謂余玠出師之說有以召之。

十一月詔求直言。時臨安火三日乃熄詔求直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

暨寶祐元年春正月詔以與芮子權為皇子封永嘉郡王。帝在位歲久無子羣臣屢以為言至是下詔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放為皇子賜名權封永嘉郡王明年進封忠王。

二月己酉朔日食。

蒙古城利州。蒙古汪德臣先城沔州至是又城利州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

夏五月召余玠還六月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虐號王夜叉恃功驕恣無驚不受節度所至剗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

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有乃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

在潼川府三臺縣南。遣都統金某代往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信言玠失戎利心常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

則江水不通鎮橋王夔帥所部迎余玠班聲如雷江水為沸雖屬形容之辭涉於誕妄其他如天大如捧山崩

宋史於余玠忽復忽與迄無定為夫余玠帥蜀時慷慨自許固不免大言不慚其粗於小捷而驕尤失之淺率然其出兵本意則未可盡非雖興元遇敵無功亦未嘗有所挫失若蒙古之侵掠蜀地自屬賍之陷成都已然不獨此時也乃以嘉定破攻歸咎余玠不過當時庸懦畏兵之流云賍口說豈得為確論哉

以為糧食地為船以習水戰之類不可枚舉又張貴墓士伐水數日不食手能變船為船豈皆能變船為船豈伏水數日而又不食恐非人所能也徒為奇聞之說以新耳目揆之情理皆不足信

曰陛下豈以珣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珣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

余晦為宣諭使尋授制置使

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暴卒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字肖曾蜀人治財賦監簿朱文炳

接賓客皆有常度自實慶以來蜀間未有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

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疾卒或謂仰

藥死蜀人莫不悲之明年待御史吳燧等劾玠取效罔利七罪詔籍錄玠家財以將師賑過其子如孫認錢三千萬繼之累年始足

冬十二月蒙古呼必賚滅大理遂入吐蕃降之呼必賚以烏特哩哈達總諸軍事分三道進自臨洮今隴州

衛金元時屬臨洮府蓋由此取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即古麗水以產金沙故名源出西番流經雲南麗江諸府境下流至四川馬湖入大江

乘革囊及柁以濟摩沙蠻王今麗江府唐宋時為摩沙蠻地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破其兵虜其王段智興福初建國曰大理

理至宋熙寧中段氏絕高氏代之元符初段氏復興號大理國至是始亡分兵取附都部善當作鄯闐漢記雲氏名都曰宜呼別都曰烏蠻後

等部進入吐蕃其酋蘇固圖舊作改火脫今改懼而出降兵威所加鮮不款附呼必賚遂班師留烏特哩哈達

攻諸夷之未附者

宣二年春正月蒙古呼必賚以姚樞為京兆勸農使樞從呼必賚征大理嘗遇夜宴陳宋太祖遣曹彬取

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呼必賚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及師至大

理呼必賚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安呼必賚既還京兆以樞為勸農使教民耕

植

二月余晦遣兵城紫金山在潼川府紫金山蜀之要地余晦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之蒙古

汪德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遂為蒙古所據

夏六月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

召余晦還。閏月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置司夔州。初晦帥蜀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其行於西蜀

者乎有二年。今者天斃余玠乃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余晦者當之

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蒙古聞之亦具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

屢敗違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而以李曾伯代晦。

秋九月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

通北國詔下大理獄勘官陳大方鍛成其事遂斬於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未幾大

方亦死。

冬十一月蒙古呼必賚以廉希憲。字善甫輝和爾人博囉哈雅子舊作布魯海牙今改為京兆宣撫使希憲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

聞召因懷以進呼必賚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呼必賚善之目為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

臣校射連發三中段驚服曰真文武材也呼必賚自大理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控

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境內大安

蒙古張柔城亳州柔以連歲勤兵兩淮艱於糧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

之柔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口在亳州南為宋往來之道俱築兩路

一自毫而汴一自毫而南置堡立柵密為偵邏由是糧無不達

卯乙三年春正月迅雷龍元夕張燈起居郎牟子才字存家并研人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下賤奇技獻笑媒汙

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二月治全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蒙古侵邊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堃字子文金華人言國家與蒙古本

是時武絕於外
文恬於內民怨
於下所以千夫
怒者多矣區區
寵張燈一事宜

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乞罷全子才劉子澄祠祿以為喪師誤國之戒從之

蒙古呼必賚徵許衡

字平仲河南人徙河南

為京兆提舉

衡幼有異質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

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

在秦安府東南水經注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

得王弼易略例夜思書誦言動必揆禮義既而

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氏書益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實默

道自任嘗語人曰網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

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三月雨上

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大水

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閣亭豪華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

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閹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

臣及謝堂厲文翁字聖錫東陽人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

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為愈也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字子萬江人為右司諫大全面藍色為戚里婢壻緣閹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

於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太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

罷監察御史洪天錫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天錫以時雨上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

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宦閣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

人者共天下乎會昌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

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為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修內司止於供繕修比年動曰御前嘉藏之老吏逃遁之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輾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史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惡留中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嘯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宋臣允升猶以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方叔出提舉洞霄宮。

西南夷盡降蒙古。

烏特哩哈達自吐蕃進攻白蠻烏蠻鬼蠻諸部。

考唐書南蠻傳蠻有東西蠻西蠻謂之白蠻東蠻謂之烏蠻又有大勃弄小勃弄其酋曰大鬼主蠻俗好鬼謂主祭者曰鬼主故又謂之鬼蠻也皆在今雲南諸府境。

所向風靡。羅羅斯及阿伯兩國。俱蠻部名。大懼舉國以降。又乘

勝攻下阿魯諸酋。西南夷悉平。得五城八府四郡蠻部三十七。

八月以董槐字庭樞濠州定遠人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槐嘗言於帝有害政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擅威福。

三皇城司不檢士三害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

丙辰四年春三月以蒲擇之為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

夏四月加賈似道參知政事。職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

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堅字景思會稽人代之。其見

憚如此。

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及第。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

字伯厚廣元府人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大全刻求槐短
絕不一露端倪
以靜待槐之舉
動而槐入告事
極言其相佞不
覺之隱其術中
尚安望能聽納
乎理宗未嘗短
卿卿勿疑之語
論者上議其曲
事調停不知理
宗亦為大全所
愚遂而不悟意
中固已輕重而
重丁固於道言
之時不得能察
其曲直一指之
蔽不見泰山矧
小人巧偽百出
理宗為足以語
此

六月丁大全遂有丞相重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字與槐人等實大學生陳宜中永嘉人等於遠州槐自以為人主所振

拔苟可以利國家者無不為時帝年寢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

得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取私結約幸為謝

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弗疑槐

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奸邪而喋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奸

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隔兵百餘人

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曹之須臾出北關羣槐罵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

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

用事道路以目大學生陳宜中黃鑄林則祖曾唯劉黻字殿伯人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

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

秋七月以程元鳳字中甫徽州人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九月監察御史朱熠溫州人乞汰冗吏不報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歷時以

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

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

蒙古城開平府在宣化府獨石口東北本金桓州地元置府後加號上都明改衛永樂中徙衛於獨石故城遂廢初邢臺人劉秉忠字仲英爽不羈以家

貧為府令史一日因案牘事不愜意數曰吾家變世衣冠今乃汨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

武安縣之山也尋為僧於天寶寺往來雲中值呼必資遣人召僧海雲還秉忠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秉

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達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

如指諸掌。呼必賚大愛之。凡征伐謀議皆與。至是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為都會之所。呼必賚以秉忠薦。因命相室秉忠以桓州注見前東澹水注亦見前北之龍岡即古卧龍山在古開平城北今名巴罕呼喇呼山為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

平府。

冬十一月。以張瑄字潤之福州人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同簽書院事。時閭妃怙寵。大

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閭馬丁當國勢將亡。

十二月。罷知嚴州吳玠。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賈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劾罷之。

丁丑五年春正月。加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召吳淵字道父參知政事。淵未至卒。淵有子略。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至是自荆湖制置使召還。未至卒。

蒙古罷呼必賚開府。命阿拉克岱爾行省事於京兆。或謔呼必賚得中土心。蒙古主遣阿拉克岱爾行省於京兆。劉太平佐之。鈎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哈瑪爾。史天澤以聞。餘悉諒之。呼必賚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為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及呼必賚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鈎考局。而呼必賚所署置諸司皆廢。

蒙古攻襄陽。入其郭。蒙古董文蔚字彥華真定藁城人俊次子既城光化。襄陽儲餼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

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於湖水狹隘處。伐木拔根。立於水寔。以薪草為橋。頃之即成。至曉。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於白河。乃還。

夏六月蒙古將烏特哩哈達入交趾屠其城烏特哩哈達兵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至洮江即富良江上流

在安南國臨洮府北興程考雲南入交趾有二道自洮江而分一循江之左一循江之右交人戰敗其王陳日嬰走海島蒙古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

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

秋八月蒙古莽賽扣分道南侵以其少弟阿里克布克守和林蒙古諸王伊遜克舊作亦孫哥駙馬約索爾舊

也通見今並改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前使被囚先是伊拉瑪斯等被囚久之伊拉瑪乃命諸王阿里克布克居

守和林阿拉克岱爾輔之自將南侵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穆格由洋州

趨米倉山名在保甯府南江縣北與大巴山接舊有關萬戶布爾察克舊作李里由潼關趨汴州

回鶻貢於蒙古回鶻獻水晶盆珍珠傘等物可植銀三萬餘錠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爾朕

獨有此何為卻之賽音諾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以為憂蒙古主稍償其植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六年春二月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光祖為松江制置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以汪

立信六安人呂文德王登字景宋德安人王鑑為參議官

蒲擇之率兵復成都及蒙古戰敗績乃還蒙古稱沙上珠為人披稱將舊作細璘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

都固舊作阿答胡今改於成都擇之遣安撫劉整字武仲鄧州棧城人等據遂甯江箭灘渡在潼川府遂甯縣東沿江津燕處以斷東路稱

軍至不能渡自日至暮大戰整等軍敗稱將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天水人等守劍門及靈泉山在

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懷綽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蒙古入西域平克什密爾方輿紀要在撒蘇北拂蘇在西海上杜佑曰拂諸國初蒙古遣宗王轄魯伐西域至

是轄魯以綽勤們諾延舊作抄馬那顏今改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克什密爾十餘國轉關萬里又西渡海收富

浪國遣使獻捷，曾遂留鎮西域。

夏四月，程元鳳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時大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

秋九月，蒙古主莽賚扣入劍門。冬十一月，破鵝頂堡。在保寧府昭化縣西南，方輿紀要項當此名。諸城。再埒間蒙。

古主攻漢中，遂留密喇卜和卓。舊作密里，霍者今改。劉哈瑪爾等守成都。自帥眾渡馬湖。金沙江下流也，舊置府於此，今併入叙州府，江由此入。

大入獲守將張實。考元史，楊時傳，楊父塔塔爾，同項，四際斷崖前臨巨壑。實入隘，遂與守將。

楊立堅守。蒙古主渡嘉陵江。注見前。至白水。即白水江，自陝西階州文縣流逕昭化縣西北，又東南合嘉陵江。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以濟。

進次劍門，至苦竹隘，使其將史樞。字子明天，倪弟，天全之子。急攻取之。楊立迎戰於巷，敗死。蒙古獲張實殺之，因殲其。

餘眾。十一月，進圍長甯山。在昭化縣西，守將王佐徐斯戰敗。蒙古進攻鵝頂堡，知縣王仲隆城遂破，佐死。

焉。蒙古主入城，殺佐之子及徐斯等四十餘人。由是青居。山名，在順慶府南充縣南，宋末徙順慶府治此。大良。注見前。運山。當作雲山，注見前。

前石泉。唐縣，今屬龍州，今龍安府。守將劉淵蒲、元珪、張大悅、趙順等俱以城降。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

死。蒙古諸王穆格塔齊爾並略地還，引兵來會。

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

蒙古將李壇。李全子，或曰日本橋州徐氏子，全養為子。陷海州，連水軍。賈似道上書請罪，詔不問。壇取連海拔四城，殺官軍。

幾盡。淮揚大震，似道抗章引咎，詔特與放罪。

十二月，詔馬光祖等進軍歸峽州以援蜀。詔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移司紹慶。今四川彭水縣，宋置紹慶府治此。

士璧遂進師歸州，與光祖迎戰房州。蒙古少卻。

蒙古主莽賚扣入閬州，守將楊大淵以城降。蒙古至大獲山，遣王仲入招大淵。大淵殺之。蒙古主督諸軍。

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之。大淵尋逃歸。蒙古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呼哩雅濟。舊作李忽，今改。曰：

神海與淮揚有輔車之勢，守禦宜嚴。李連其四城，官軍幾盡，主帥豈得無咎？理宗乃於似道請罪，下詔特原，非惟無以示公，亦且何以勵眾紀綱？遂皆極矣。

大淵去事未可測。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執大淵手曰。上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惡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悅。以淵為都元帥。起開慶元年。春正月。以賈似道為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史嚴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

蒙古烏特哩哈達掠靜江。注見前遂圍潭州。烏特哩哈達率兵二千蠻獍萬人破橫山。皆名在廣西南甯府東橫山上。烏特哩哈達由交趾進兵。此為孔道。徇內地。守將陳兵三萬以俟。烏特哩哈達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蹙賓州。與下象州俱屬

靜江府。連破辰辰。抵潭州。官軍斷其歸路。烏特哩哈達掠官軍後。命其子阿珠舊作阿市橫擊於前。官軍敗走。遂壁城下。時向士壁帥潭竭力守。禦間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敢規之。遇於南嶽市。大戰。蒙古少却。南嶽市在長沙府善化縣西。嶽麓山南。湘江繞其東。麓亦曰嶽市。

二月。蒙古主莽賚扣圍合州。王堅力戰禦之。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執之。殺於閱武場。蒙古主乃自引兵趨合州。自雞爪灘渡。灘在合州東北。嘉陵江中。直抵城下。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三月。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蒲擇之在蜀無功。詔以文德代之。時蒙古軍中大疫。將議班師。文德乘風順攻涪江。浮橋力戰。復入重慶。即率艦縱千餘。派嘉陵江而上。史天澤分軍為兩翼。順流縱擊。奪戰艦百餘艘而還。

秋七月。蒙古主莽賚扣殂於合州。餘眾解圍北還。王堅固守。蒙古主督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

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退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

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蒙古主亦殂於合州城下。立凡九年。廟號憲宗。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繪楮。負之北

行。合州圍解。蒙古主沉餉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其殂也。或傳其中飛矢云。提聞。詔加堅賁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呼必賚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遂圍鄂州呼必賚悉兵渡淮遂自將由大勝關在河南汝寧府羅山縣南張系

出虎頭關注見前分道並進官軍皆遁呼必賚至黃陂北齊縣今屬漢陽府漁人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穆格自合

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討告呼必賚請北還以繫人望呼必賚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

山在漢陽府漢陽縣西南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在漢陽府黃陂縣東南亦曰黃漢湖元和志黃祖開武習戰之所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在黃州府黃岡縣分界今為鎮其南岸即許黃洲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童文炳言於呼必賚曰長江天險宋

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字彥材等載樓艦

鼓櫓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眾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蒙古破臨江宋置今為府屬江西知軍事陳元桂撫州人死之蒙古遂入瑞州本南唐筠州宋改名今為府屬江西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

使徐敏子在隆興今南昌府是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

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以不聞遂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

舍人洪芹字適之言大全鬼域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還竄以

伸國法御史朱繼孫字與甫等相繼論大全奸回險狡狠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

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字宗召又論其絕言路壞人財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守中奉大夫致仕

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奸臣儉士設為虛議迷國

誤君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字文東實與丁

大全同官傾心附屬躡躡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嚙啗國事日非浸淫至於今日沈炎字若晦實其爪牙而

南渡僻處臨安形勢已失四明尤瀕海小郡高宗捕逮至此幾不能以自存前車可鑒開慶疆圉日蹙國事更非理宗止應博訪益議以勵戰守乃童蒙臣忽倡退避之謀何子舉後主固守之策此南宋安危之關鍵而議遠讓阻皆出自寺人之口可見舉朝皆庸闇懦怯之流無一人實心為國者然宋室時勢至此已無可為亦不係都之遷與不遷矣賈似道以庸材建國觀其移軍黃州遇海兵而驚惶失措則臨

任臺臣甘為搏擊奸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望令炎等與祠鑄等羈管州軍帝不聽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內侍童宋臣請還都不果行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宋臣請帝還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於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蠭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當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蒙古呼必賚遣使招諭鄂州守將張勝殺其使出戰敗死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

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居民將退會高達等

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哲辰巴圖魯奇卜察克人舊作苦徹拔都兒今改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

降抵城下勝殺使者出軍襲哲辰巴圖魯戰敗死焉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

巾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則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語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

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聲譽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二人而親文德

十一月詔賈似道移軍黃州遇蒙古停卒於蘋草坪一名李坪在黃州同縣北今為驛獲之諸路重兵咸聚於鄂蒙古兵由永全

至潭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於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

蘋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數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

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賈似道乞和於蒙古呼必賚引還鄂州圍解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二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

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呼必賚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蹕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計聞似道再遣

陳良忠情形概可想見固且為部眾所輕然高達效職行間自當聽言撫約求宜有主帥督戰而屬升諸笑目如是至使兵士諱難紀律何存呂文德使人訶止跡雖涉干陷而於大體實可無幾至他日論功行賞似道遂以私意軒輊其好欺固不足論然道竟因此積孽降元罪實不容末減耳

京往呼必資亦聞阿拉克代爾等謀立阿里克布克遣托郭斯哲脫忽括民兵因集羣臣議郭經字伯常州人徒曰今國內空虛珍齊爾轄魯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願大王以社稷為念與宋議和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奸謀冰釋且解遣一軍逆大行靈兒收皇帝璽遣使召諸王會受和林命王子精吉木世祖長子追贈裕宗舊作真金今改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呼必資以為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界為界歲奉銀絹各二十萬呼必資許之遂拔砦而去

十二月蒙古烏特哩哈達引兵趨湖北潭州圍解呼必資既還命張傑閭旺以偏師候烏特哩哈達而遣默德齊赫魯克氏按默德齊舊作達鐵赤赫魯克氏舊作合魯氏今並改將兵迎之至是烏特哩哈達解潭州之圍引兵趨湖北

庚景定元年蒙古世祖皇帝呼必資中統元年春二月蒙古烏特哩哈達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於新

生磯在黃岡縣西北亦曰新生洲蒙古張傑閭旺作浮橋新生磯烏特哩哈達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

三月戊辰朔日食

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還朝

高麗王暇死蒙古呼必資封其子僖為王僖後更名植

白氣如匹練互天

蒙古主呼必資立是為元世祖先是呼必資北還諸王合丹舊作哈丹今改穆格塔齊爾俱會於開平轄魯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克布克不至廉希憲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聞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呼必資然之遂即位建元中統

且駁傷國本理
宗之害亦甚
矣

理宗儲嗣未建
屬意主吳潛
或言其不足
當主曹之奇
無妨直陳正諫
詭詞沮止其
意何居至此
即入立事由
彌遠不能正
始理宗應高內
愧於心宜得
擬不於倫對
君而討其
所諍既乏
觀望之意
復蹈識
之愆遂使
臺諫糾彈
似道轉得
借正論以
逞其排擠
之技厥後
蒲州死傷
情固可矜
然潛亦實
有以自取
之也天下
之大待理
於一人斷
宜諒明

夏四月出內侍董宋臣於安吉州。

蒙古主召實默許衡至開平。默於金末避亂轉徙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吳潛罷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為欲殺已衡之至是帝欲立忠王潛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奸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

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焉有差似道既至詔自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高達劉燾黃貴孫虎臣范文虎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達在軍中嘗侮已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

矣

蒙古初定官制蒙古自太祖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在二公上丞相謂之大必且齊舊作大必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師宣撫等官至是元主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

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

蒙古以廉希憲為陝西四川宣撫使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副之

蒙古阿里克布克稱帝於和林阿里克布克聞呼必賚已立命阿拉克岱爾發兵於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